

憲

世

編

憲世編卷之五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  
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  
生先生永樂己亥父改河南鄆陵先生補鄆陵諸生  
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  
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先生雲南道監察御史  
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尙  
書郭璉薦先生提督山東學校先生首以朱子白鹿  
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

專政也。問閣臣曰：吾卿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少卿。旣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先生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先生，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先生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先生也。振連揖之，自是銜先生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爲辨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先生。

出入人罪、振嘆言官劾先生得賄、故庇死獄、先生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先生不服問理、詔縛請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儒申救、遂傳詔赦免、先生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先生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先生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復殿、召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先生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成具卽無極而太極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理氣不可分先後只如太極圖可見

此果何物耶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耶竟不可得而名也

太極卽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躰一太

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統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各具者所以分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外。

天地寒暑人生盛衰其密移之機無毫髮之間斷。上川

之嘆

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太極也。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

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生天生地生陰生陽生溫生熱生寒生涼生日生月生星生辰生雨生露生雷生霆生水生火生木生金生人生物生獸生禽生生之多蓋不可勝窮也而皆本於一生

天地間理無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  
是各具之太極五性未發乃統躰之太極也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人之一動一靜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



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靜亦如此

中正仁義性也性卽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  
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人雖各自一軀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無一毫  
之間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過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絨人不以熟寢

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真見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上下達近大小内外渾只是天也

氣機無須臾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來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爲也如寂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則性之所爲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見天人之合一也纔有間卽非道矣

元來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爲少合之不爲多也

四方上下達通内外在在處處皆是理之充塞而生

物之機未嘗息視之雖不可見然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来則知天地萬物爲

一體矣

根極之論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讀太極圖說句句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人之精神卽陰精陽氣聚而爲物者故與天地之氣

流通而無間人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吉凶善惡各

以類應也

浩然之氣所以塞天地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天道之全軀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軀  
大用仁義禮智四端而已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個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克  
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渙輿不可離也

天地萬物晝夜寒暑彌滿六合流行古今皆易也

統一氣而有動靜故曰陰陽輕清之陽雖升而爲天  
重濁之陰雖降而爲地統一氣之升降耳

上下四方曰宇以克塞無窮而言往古來今曰宙以

流行不息而言

元亨利貞之命充塞天地流行古今無一毫之空隙  
無一息之間斷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先有理  
而後有象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謂之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  
理與象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  
泊處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  
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

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爲人所爲者人有不能爲天所爲者此其分殊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然凡言體用不可分而爲

二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

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者所謂妙道精義卽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必動以天而後可言直

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真直也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

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一理一切穿透各不粘帶其妙不可言

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

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卽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青黃，卽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各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



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各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徧滿天下皆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又曰理卽在氣

中不可脫去氣而言理

橫渠先生虛空卽氣之說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乎、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泛觀萬物若草木土石之類皆靜值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

雖秋冬含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  
寂謂動多於靜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  
揉之粗滓也

人之性與氣有則一時俱有非有先後也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  
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  
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清者受此日光  
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  
暗也水之濁以淆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

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源源卽天命之性也性無時  
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取之左右逢其源源如水  
之有來處也。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爲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  
無事也有所作爲而然則鑿矣

活潑潑地皆天機之自然

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謂之  
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天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人心乃可言心統性情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人心既不能無思思所不當思人欲也思所當思天

理也

渾渾然理氣無窮盡無方體而天地萬物畢貫爲一天地生物之心卽乾元也其大無方其遠無盡

克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爲大也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程子曰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在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天命之性仁卽天命之性一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皆在矣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曾點言志只是個仁字

克己復禮與天地合德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春日和氣薰心有惻然之意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生生之氣無窮

率仁義禮智之性謂之道聖門專論求仁爲本心之全德求仁得仁卽仁義禮智在其中而率性之道不外是矣

讀西銘如見天之大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讀西銘着不得一毫私意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與天地之理氣混然無間故天地爲人之父母而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事也

仁道至大以卽天地生物之心也

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滿大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人知天地萬物爲一軀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非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是涼薄中疾吾

良知圖乃是真  
仁體廣大和

活潑潑地仁之發也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端似  
可卽用以窺體有一毫伎害之心卽非仁矣

程子曰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蓋道卽

仁而義卽仁之用得其宜處非仁之外又有義也

故程子云然

中庸云其德克明可以格致行仁  
故程子謂義與仁俱行也

仁卽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戚戚相關而  
能愛護不貫通便相關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  
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仁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心頑然無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一斗腐序有不  
知覺者乎亦未

常先着意察  
之而知也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單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聖人與曾點言志處全在言外蓋曾點當春風桃李

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同流不息  
飛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曾點之心卽對時  
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曾點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爲飛魚躍之意

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  
之妙

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

庸卽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此真樂林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此非可著意亦非可粉飾

者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木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爲道矣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達矣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

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默  
識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萬物真  
有形之可見也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

原來只一個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只於身心耳目口鼻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  
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  
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  
以貫之矣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  
人倫日用之常事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  
矣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流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  
觀羣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脉絡條理也循其脉絡  
條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妄行所以崎嶇  
險阻不勝其難也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

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  
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為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

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無一毫之空缺處為  
魚不得而知也無一

息間斷處逝者  
不得而知也

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觀論

語問答處可見

然大本大原  
亦不外此

默識性與天道内外合一無處不有無時不然

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總之為好惡二端而已

此大  
學中

肅合  
達處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蓋心則人之性

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養氣盡心實非二事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善幾之發見也

學至知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

自得之爲難自得之則實有諸已矣學到口不言而

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

自得之便是悟門

焉飛魚躍卽取之左右逢其源之意言道無所不在

也

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

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

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

也

大學所謂格物正以此做  
得是定然不是非禮矣

養性情便是爲善便是學道

學問大本原在天命之性於此所見不差則天下之  
理不差矣

循理卽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骸各順  
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性情之外無道

孔子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其之字皆指  
性而言故爲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  
有力

靜虛則萬理咸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  
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  
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  
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

補註

爲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已矣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  
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  
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  
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  
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貼貼向  
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  
字一句皆有用矣

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卽隔一重  
矣。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真見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  
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

不能止矣

非悟何  
由破疑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  
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爲一斯有所得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  
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此正  
所謂

傳文約  
禮也

學只學天理人倫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理非利口辨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識之

跡履之所出也而跡豈履哉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  
道哉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二人儒衣冠其色闇然謂是朱  
文公告余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  
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  
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慾少則  
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躋其妙難以語人  
此  
生悟處奈何復  
以見新入之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經肯綮之未嘗逆理則大輒矣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爲之私故心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識進則量進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機皆由於此檢察身心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參於其間卽非真爲善矣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

元不移也

愚謂中庸之簡亦在此物我却中之耳亦此意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

物

程子所謂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尺蠖之伸非屈不可君子致用非精義入神不可故人之爲學非致力於靜一之中亦何以爲發用之本乎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



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  
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  
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已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  
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  
顧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也

論曰自朱陸並興世率以悟歸之象山而詆朱學之  
涉於蔓衍自河汾姚江繼起世率以悟歸之陽明而  
謂薛學之謹守繩墨豈世之人未覩朱薛之全書偶  
葉聽於道塗抑未明聖學之正脉特混視於朱紫乎  
晦菴先生之徹悟已詳之前論敬軒先生之言曰一

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有生之類自不能外又  
曰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  
爲一體矣又曰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  
應而無跡又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  
者如斯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又曰性本自然非人  
所能強爲順其自然所謂行所無事也又曰活潑潑  
地皆天機之自然又曰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  
道之所以爲大也又曰曾點言志只是個仁字又曰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和之氣爲一又曰第  
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又曰爲學之本

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又曰學須有覺方得其總會處又曰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烏乎自晦菴先生歿論學其入於膚淺支離矣先生突起其後一意於知性求仁直欲透周程門路矣非天欲昌我明斯文之正脉何其悟有如此耶他儒之見猶虛而先生爲實他儒之論猶疎而先生爲密其我明一代之元公乎

陳白沙先生

先生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

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  
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  
然後觀書殊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  
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  
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  
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  
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  
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  
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  
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

洎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之久。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跡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先生位曰。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箇是處。不知此所謂是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是何端倪。是為何發也。豈即見此心之全體。又不應言養出端倪也。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澀。獨超造物牢籠之

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旣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聖人川上之意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

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通  
見乎達、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  
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  
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諷  
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  
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  
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視軒冕而塵金玉耶、

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  
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軀、惟吾命之沛乎盛  
哉、



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  
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

優游自足絕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  
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  
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  
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山肱顏子簞瓢陋  
巷不改其樂將求之凶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

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取其亦慎求之毋惑  
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  
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  
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終思之。付尼顏  
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人亦此心也。  
得其心、樂不遠矣。願終思之也。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  
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  
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樞柄、入手更有  
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

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克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  
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爲  
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  
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  
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  
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  
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所云乃其躰統該括耳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濡以習

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

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好。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達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達。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

利得喪誠信乎奪之間哉

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後之求聖人者顏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

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注點不可也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羣弟子由漢以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乎古人而經歷於當世者亦鮮矣况德行乎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遙遠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

今日與克恭別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使克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美質嗟

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其之罪也歸去遼陽杜門  
後可取大學西銘熟讀求古人爲學次第規模實  
下手工夫去做黃卷中自有師友惟及時爲禱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  
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  
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  
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推之敬事事入  
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  
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遵德備業以造於聖人緊要  
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管外事但明乎善惟是誠

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  
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  
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畧也謂姑  
畧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  
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已而非此  
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

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應有實效  
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承喻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  
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得已如來喻構所居旁



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客一一之論李廣射石  
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置之一處  
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  
及也

時矩語道而遺事兼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  
過兼常如商也不及否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  
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  
壞了人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

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終不自覺耳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儻側與吾儒似同而  
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  
此辭所見大躰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  
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  
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暢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  
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

木之區亦光在海底皦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寓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葭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聖賢處事無所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

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爲未盡。

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作。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大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

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蟬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

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靜坐非止

定靜安戒謹恐懼乎端倪非慮得顯見乎只指端倪不先靜養所以有求而不得者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未梢未易轉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

得之學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漁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是度量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着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証之藥也

欲理會者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紫紫淨淨非全放下終難輟泊是紫陽語否

漸到至處耳

可見悟亦以漸  
安能一蹴便成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  
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  
此更無別法也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  
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  
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飛雲之高幾千丈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  
其顛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人內忘



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游八極未

足言也

此所謂大焉有所倚方是脚踏實地乃是四平八穩恐非奇絕

論曰白沙先生之學潔淨精微一塵不染灼見夫天

機之自然一毫不容人力而色色信他本來其悟徹

矣故其言曰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

至一一皆先生所經歷之路逕造詣之實地也愚以

為其序有不可紊者惟忘已而後無欲惟無欲而後

自然何者已者欲之所自起也非忘已安能無欲欲

者天機之所由障也非無欲安能自然學至於自然

則觸處皆天機觸處皆天機則觸處皆性地亦觸處

皆仁體矣。借使程伯子與先生得游於聖門，豈當在顏子下哉？然以二先生觀之，伯子則淑氣和風也，先生則水壺秋月也。猶似有間，何也？豈其非潔淨精微，不能與物爲體；一意於潔淨精微，亦有不能與物爲體者乎？蓋天地間之物，有潔不能無穢，有淨不能無垢。生生之初，則已然矣。惟天地無所不包，聖人合天亦無所不包。故易曰：『包荒，曰包羞。』蓋不惟不棄其垢穢，亦不見其垢穢。然者，着於潔淨，則其於垢穢安能無間然哉？然學至於此，已幾於秋陽江漢之皜皜，世人率以爲聖體矣。先生之言，又未嘗不曰：『賢愚善惡』

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是成就  
就寢夫人患見之不及耳先生之見已及之矣

陽明先生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壬寅年十一、從父華入京師、遇一相士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聖賢耳。戊申、因親迎諸氏於南昌、入鐵柱宮、見有道者趺坐一榻、就而叩之、因得聞養生術、歸至廣信、謁婁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壬子、舉於鄉。己未、舉會試第二名。庚申、授刑部主事、奉命審錄江北、旣竣事、因遊九華、宿

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請問仙道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至於三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於是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嵒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個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来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筴弄精神非道也卽屏去已而靜久思離

世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久之、又忽悟曰、此念  
生於孩提、此念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  
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  
先生喟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  
看甚麼、僧驚、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  
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  
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甲子、主山東鄉試、旋  
改兵部主事、乙丑、先生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先生若  
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丙寅、武宗初元、奄瑾用事、  
南京科道戴銑等論之、逮繫詔獄、守仁抗疏救之、亦

下獄廷杖尋謫龍場驛丞丁卯至錢塘堙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潛附商舟以遊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北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卧不知其爲虎穴也夜半虎達牆竟不入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於錢柱官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句先生意欲達道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

不滿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  
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  
京吏部尚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  
場驛、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歟、舌難語、可通  
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度境慙慙、未已、自  
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爲石墀  
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糜  
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談笑、  
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  
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嘿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應說、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賓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已巳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而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時時語人以知行合一之旨。未有喻者。庚午、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黃元亨、蔣信、劉觀、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諸君、前生會、自恃性體、既而進途、復寄書曰：

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  
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  
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  
處諸君宜於此處着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陞南京  
刑部主事辛未調吏部主事始論象山晦菴之學方  
獻夫時爲本部郎中位守仁上因論學遂執贊陞貢  
外郎壬申轉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與徐愛同舟  
歸越因論大學宗旨愛聞之踴躍如狂如醒者數日  
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遊遨琅琊醴泉間月夕環龍  
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孟源問靜坐中思慮

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念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丙子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丁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刻古本大學序之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只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又序朱子晚年定論刻之脩瀛溪書院以居學者已卯忽有巡撫江西之命尋召之庚

居北 召次蕪湖、又爲諸權倖所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曰：「一身蒙諺死、卽死矣。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尋得 旨、還江西、泰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贊、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

以汝止辛巳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經諸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然發嘆陳九川問曰先生何嘆曰此理簡易明白乃一經沉埋遂數百載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人入真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有冒別姓墳爲祖墳者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陸南京兵部尚書疏乞歸封新建伯壬午丁外艱時有閤議劾之以遏其學者門生陸澄上疏爲六辨以折之先生

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  
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  
邪、況其說本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  
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眩惑矣、癸未、南  
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關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  
歎曰、吾安能昧吾知、以倖時好、不答而出、聞者難之  
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  
列、錢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曰、聖學從茲大明  
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  
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旣

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丁亥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九月發越中。舟至廣信。沿途諸生請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樾領謝而別。明日講大學於明倫堂。有唐堯臣者。初不信學。及聞講。沛然同門笑曰。逋逃主亦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臨別。鵬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真切。戊子思田平。十一月卒於南安。其前後經畧。

俱許輔世編傳中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躰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達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卽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卽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裡尋求見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躰認不假



外求始得

此是先生極切實下手語然卦認二字猶未顯然說破悟也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卦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走如何不忙

問人心與物同卦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卦若於人便異卦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卦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

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軀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個靈明可知克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

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德明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

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天命而已矣。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躰有自本躰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躰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

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情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躰而言性也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躰也情心

用也。靜用一源。知靜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靜。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靜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靜。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靜。當自知之矣。中庸但言喜怒哀樂未發。非指一念未起言也。

薛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靜。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靜用。動靜時也。卽靜而言用。

在靜卽用而言靜在用是謂靜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靜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來書云下手功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剋暫停也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剋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也

人有一念不起之時非停也非息也着於一念而滯其流行之機乃所謂停也停則息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

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

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  
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  
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  
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  
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  
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  
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  
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  
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



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  
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  
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  
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  
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  
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道民也周子靜極  
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  
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  
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

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  
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  
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  
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  
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  
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  
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  
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  
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  
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

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

矣。只看得艮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四句明白、可以無疑於諸說矣。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

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

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

理歟？且旣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

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

之無息竊所未明。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

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

原  
軸

心無動靜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

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

視聽茂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  
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彛好是懿德故  
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  
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  
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  
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  
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  
也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  
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

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曰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



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卽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  
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  
於騎驢覓驢之敝也

先生於樂  
有真見否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過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  
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  
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只看發  
而皆中

節謂之和一句便  
知哀怒總是樂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  
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  
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

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個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曰、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

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克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卽是致良知。良知卽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寂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

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也。大學之明是心體知乃明之用心之所發也此明與知之辨大學所深致意者也

朱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何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太公也。常人皆不能而一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

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曰性無不善  
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太公  
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  
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  
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  
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  
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  
之外者乎

知之良處必是中寂太公惟中寂太公  
良知不特昏蔽乃所以爲良未有中寂太公畢竟未是  
之未盡去也

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曰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

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  
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  
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  
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  
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  
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  
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  
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旣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

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

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

見良知於擇識之先、則擇識即是良知、擇識於未見

良知之先、則擇識乃求見良知之功、故曰知之次、要之擇識即良知也、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

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

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

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

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

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

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



自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克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

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

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知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裡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

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  
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  
細看來無些小欠闕天下人只爲不能真見良知所以到底窮笑亦由原無求見良知門路與人也若說良知人  
人有不待求何以有不著不察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裡一覺  
都自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  
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曰良  
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

何捉摸得見透時便是聖人、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聞講矣、然亦湏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涂、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

生曰此亦須爾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個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良知本自明白一語亦難入頭故門下人往往認賊作子須耐自求更不指示末的路頭何能明白也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

是信不及耳、

聖人之知如青天白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  
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  
夜裡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  
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此是先生  
喫緊語

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  
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  
致良知的功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  
聞其所不聞、功夫方有個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  
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

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功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功夫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



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

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個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鬼後。不知守鬼。而仍去守株。鬼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個良知。而善惡自辯。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個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個欲無生。非獨聖

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  
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  
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  
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  
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  
不得纖毫助長。停停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  
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于聖同塗。萬賢  
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天。此卽爲天。無  
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

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  
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  
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慎  
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  
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曰此節  
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  
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  
驗功夫本非兩義旣知徹動徹靜徹生徹死無非  
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

爲之歟、

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智、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

風浮霜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克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更無障礙得以克塞流行便是致其良知致則意誠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

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日原是明心  
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  
衆人不能只是個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  
知而自謂良知者既以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  
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  
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  
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  
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凡作事不能謀始  
與有輕忽苟且之弊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

三陽明 卷五 終自齊  
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

人只要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功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



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正心只是誠意功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蕭惠問：已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

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  
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  
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  
一心要作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  
來亦只是爲得個軀殼的己，不會爲個真己。先生  
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  
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  
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  
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  
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

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  
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  
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  
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  
這個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  
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  
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  
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  
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  
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

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已這個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

卽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個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已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纔是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

何不以訓格物

徐愛因未會先生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本體了未有

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會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

氣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

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



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日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

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  
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  
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  
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  
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  
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  
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  
是惟一

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  
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

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

上陽明  
卷五  
三  
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  
須先有個明的功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  
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  
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吾看  
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  
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  
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  
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  
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顛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

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裡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功夫以

言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則下學而不能上達不可謂盡無也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

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功。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旣而後能笑。又旣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旣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

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志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陸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兄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卽是私意、入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纔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

得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

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原是就常人指

魚

澄間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

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

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

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

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

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

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裡若出天理  
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  
無端豈有鄉邪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  
惡相引而來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  
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  
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  
見道無終窮愈撥愈淡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  
可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

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未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

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不傳在何處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八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

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側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

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  
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  
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  
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  
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  
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  
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  
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功  
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  
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能愈多。而天理



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情情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

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先生之論格物最多端。此爲最徑捷第一。云良知而又加以天理二字。猶覺支離。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聖  
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  
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  
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  
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  
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  
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  
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覩不聞無思無  
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

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  
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  
邪曰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覩不  
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  
死灰之謂也覩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  
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  
用一原者也

動於理而謂之不動只是未嘗從已起念耳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  
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  
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曰：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

三  
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  
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  
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  
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戚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  
堂而逐之之患也。

近歲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功夫甚難。問之則  
云、纔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因問之云、忘是忘  
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因  
與說我此間、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  
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

事的功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間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求速效。卽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洒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

聖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



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  
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乃

是朱儒功夫先生不令之求見良知也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  
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  
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  
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  
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  
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  
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

歛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棠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

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功夫不是透得這個真機。如何得他克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滯始得。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豈非爾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名利色未到面前時貪戀情態畢竟不切則掃除功夫畢竟不實故諸門人有引大上堂剜肉作瘡之說先生答之終未破的顯更商之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先生亦

不聞爲本體

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錢德洪與王汝中論學  
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  
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  
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則意知亦  
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  
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  
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  
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  
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

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  
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  
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  
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  
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  
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  
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  
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  
之見是我這裡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  
中根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

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功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盡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



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此

伊川謂眼中金玉屑也着不得一意大都天地之化絕無停機一有停機便成意必固我矣

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染着只是一無

三陽明 卷五 和自齊  
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曰：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吉稍有不同。繫言何

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功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漁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晦菴謂心雖主乎一身。

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  
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啟學者心理  
爲二、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心  
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  
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  
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  
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  
行合一之教也、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  
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

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

復有加於毫末乎

暴其氣亦只是不能持志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良知一  
切病俱

無

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

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此安排着此意思便不是功夫

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或問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



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癰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會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

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遠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功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

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

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心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

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

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時靜

天理未見人欲未萌念念去人欲存天理未免多  
却一著。操持且存得天理似不必更言去人欲去  
得人欲似不必更言存天理。

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  
一卽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  
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  
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  
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  
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  
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卽是無事  
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

脩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功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功夫都無下落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功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功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功夫未知是否曰先認聖人氣象肯人肯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



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秤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者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勳。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

功夫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

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論曰良知者良心之知也與生俱生自然而然名之曰良正以別於情偽開鑿之知也此知不蔽正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直爲大人直與天合德矣何者原來與天一體而分只有此耳如穀觶如乍見孟子時時執此以開示人正先生所謂因用求體千古入德之血脈路也先生特揭以示人使善悟者盡斬葛藤言下因見本體竟超聖域功信偉矣正不必指之爲心之體未發之中也顧孟子之言良知旣指其不慮以言良又指其所發之知以證之曰無不知愛其

親無不知敬其兄若曰良知之知是知愛其親之知知敬其兄之知也於此而求之於此而得之所以爲堯舜之親睦協和悉在是矣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  
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致此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蓋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各各具足不須假借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就人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醒人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但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

之良知以應之更無有遺闕滲漏者灼然孟氏之心  
法也先生歿未久聰明才辯之士愈磨愈巧遺却愛  
敬以談良知曰當下卽是則以貨利之私發爲貨利  
之念彼人當下亦未嘗不看得是與生俱生自然而  
然者遂可謂之良知乎先生蓋嘗言之矣良知人人  
之所同具者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  
昏蔽文曰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  
良知却誰能見先生蓋已豫憂之矣其流弊有不可  
勝言者是後人之過也然致之一字非孟子所謂擴  
充乎孟子之言曰知皆擴而充之則知固先之矣若

曰、已知此真誠惻怛之良知於愛親、因毀之以從兄、致之以事君云爾、倘併其愛親者而未之知、又何以致也、然真知亦不易矣、堯舜之聖而相戒曰、惟精、由此而下曰擇善、曰擇乎中庸、情偽開鑒之後而欲求見良知、豈直披沙揀金、其大海撈針哉、求見良知、尤當有道矣、

心齋王先生

先生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先生孝由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主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先生說論語、誌曰、此絕類

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贊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先生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王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達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而先生意終遠矣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朗灑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



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閒僕隸。雖顯貴悍矣。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密。莫不虛往實還。而喜色溢眉也。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及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爲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

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  
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  
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  
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  
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  
舍居其徒與御史梯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  
其墓以爲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仁  
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皆有立次子璧最  
知名

天德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

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槩柄在手白然此數  
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

潑地則知性矣

薛文清亦有是言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

未謂既云敬慎不敗矣又云患所以立夫良知卽性

性卽天天卽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  
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  
謂之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  
慎此良知而已雖危无咎卽所謂不敗卽所以立  
也求之良知更何疑於不足此便是盡性自能獲  
乎上下行有不得久求諸已而已矣能久求諸已  
自不怨天尤人更有何事

此心綱紀宇宙流行今古所謂天理也存此心是謂  
理學足爲補益矣是道也非徒言語也體之身心

然後驗矣是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無物不濟者  
也堯舜相傳授受允執厥中正謂此而已矣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已不

以已依於天地萬物

此正訓爲仁由已  
而由人乎哉語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仁也明道有覺亦曰自此不好  
獵矣此意不失乃得滿腔子是惻隱之言故其言

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已故出  
則必爲帝者師處則必爲天下萬世師出不爲帝

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

隱居以求其志求萬物一體之志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悟後語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間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

天則袖此其血脉

字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唯然愚見止義更同纔着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先生一生主意正是蔬食水飲單瓢陋巷亦在不改心法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絜其身於天地萬

物者謂之遺末

不止遺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

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異乎

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爲家舍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

信方是學無止法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

行故也



有以伊傳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傳之事我不能伊傳  
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傳得君可謂  
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  
之日用卽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  
知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  
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  
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此本陽明知行合一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嘗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成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

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  
下書本便沒功夫做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  
不然攻已過若有同於已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

得明徹之至

學者以四書  
六經爲心印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正中看自無不正  
正者未必能中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

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全在常編  
三絕

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  
百姓不知便會失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  
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至以待  
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着人力安排

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  
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是一以貫之。孔子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以後無人識忠恕。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着。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籠處。所以多忽略過。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氣象之麓。未甚害事。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

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  
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  
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  
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  
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  
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  
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名執厥中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叅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功夫方得不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則恐所爲雖是將不免於行不著習不察

淡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僻乎

知體而不知用其流必至於喜靜厭動入於狂簡知用而不知體其流必至於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切精微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故曰精則一一則精

大學曰物有本末是吾身爲天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近悟得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孟子曰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此便是見龍之屈利物之源也孟氏之後千古寥寥鮮識此義今之欲仕者必期於通



而舍此外慕固非其道

昔者堯舜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孔子不得顏曾爲己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曾相傳授受者此學而已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忝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爲天然自

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是天理也。惟其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便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知矣。

天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知矣。故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已之不仁。可知。

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已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爲已之學自脩之不暇奚暇責人哉自脩而仁矣自脩而信矣其有不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有未深處之有未洽耳又何病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至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者必如此之用功也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物不獲其所卽已之不獲其所也務使獲所而後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

也故朋之來也予曰樂之其未來也予曰望之此予之心也

君子之學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己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為大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啟手啟足皆此意也

論立大本處曰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

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卽是位天地育萬物  
把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却不過一節之善耳

論正己物正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  
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  
是小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  
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  
此道者孔子而已

論曰先生崛起海濱無從聞見直以真孝一念遂從  
悟入陽明先生又以悟境證之故其學精確徑捷畧  
無矯飾亦無紆迴其言曰良知卽性性卽天天卽乾

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以其無所不通故謂之  
亨以其無所不宜故謂之利以其無所不正故謂之  
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本體功夫  
盡此數言矣又曰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  
地萬物依於已不以已依於天地萬物又曰天下之  
學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  
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又曰須見得  
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  
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又曰學者不見真  
樂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蓋已直窺乎孔顏之授

受矣若夫以見龍爲家舍則非群龍无首之見至謂  
堯舜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  
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必欲伸  
師道而抑君道亦非孔子稱九二爲君德意也